



春秋董氏學卷六上

春秋微言大義第六上

元

陰陽五行

十端

人元在天前

陰陽

氣化

本天

天地人

陰陽四時

喜怒哀樂附

五行

董氏學卷六上

一萬木草堂叢書

天

法天

事天

畏天

知天

天帝

人爲天類

人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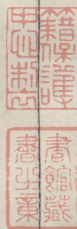
人類

言中人類

物養人

命

南海康有為廣貞學一名



書館藏

書館藏

命不能救

天命

性

性善

困性

明人性之施

性情

以上上編

仁

仁愛

六經重仁

疾不仁

仁義

義

義利

智

仁智

義智

禮

常變禮

禮信義

貴信賤詐

恕

正

董氏學卷六上

二 藺木草堂叢書

一

中和

聖德

玉德

格物

五事

榮辱

經權

權

權勢

名

名分

董氏學卷六上

教

有欲

天君人

統

綱統

三綱

父子

事父母

忠孝

男女

師

君臣

三萬木草堂叢書

王

王道

聖王

君

教君

君等

不君

王子奪義附

君道

任賢

序賢

託賢

調均

董氏學卷方上

變易遜順

同民欲

除患

養生

物理

鬼神

類應

災異

祥瑞附

夷狄

以上下編

四萬木草堂叢書

康有爲曰莫惑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之言也孔子雖沒既傳於弟子矣則微言何能絕乎七十子雖

喪既遞傳於後學矣則大義何能乖乎孔子弟子後學徒侶
六萬充塞彌滿天下並傳其口說誦其大義昭昭乎揭日月
而行也至於漢初諸老師猶傳授裔萃其主者莫如春秋家
明於春秋者莫如董子自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
統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
本混茫孔子制作之本源次第藉是可窺見之如視遠簡渾
儀而觀列星品瑩光怪棊列而布分也如繪大樹根本幹支
分條布葉郁榮華實可得而理也孔子之道本闢智湮斷久
矣雖孟荀命世亞聖猶未能發豈江都雖醅儒豈能逾孟越
荀哉有道者高下大小分寸不相越苟非孔子之口口相傳
董子豈能有是乎此真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寄也今細精舉
要俾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豈敢謂盡露大道抑大聖制作本
董氏學卷六上

五萬木草堂叢書

始條理宗廟百官有可瞻仰云爾

元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
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
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
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重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丘

易稱大哉乾元乃統天天地之本皆運於氣列子謂天地空

中之細物素問謂天爲大氣舉之何休謂元者氣也易緯謂

太初爲氣之始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易太極生

兩儀孔子之道運本於元以統天地故謂爲萬物本終始天

地孔子本所從來以發育萬物窮極混茫如繁果之本於一核萌芽未啟如羣雞之本於一卵元黃已具而核卵之本尙有本焉屬萬物而貫於一合諸始而源其大無臭無聲至精至奧不得董子發明孔子之道本殆墜於地矣按婆羅門之八明亦頗類是

陰陽五行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相生

十端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官制象天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

董氏學卷六上

六萬木草堂叢書

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天地陰陽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

十如更始陽尊陰卑

天之大數畢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基義

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陽尊陰卑

論語曰聞一以知十為數始十為數終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凡物皆有大統一為之始必有條理十

爲之終一之與十終而復始道盡是矣華嚴說法必以十眞
閻合也孔子繫萬物而統之元以立其一又散元以爲天地
陰陽五行與人以之共十而後萬物生焉此孔子大道之統
也十端之義後世不聞矣夫則孔子之道毀矣天之爲道廣
微高遠不可
得而測而聖人以與人並列爲一端皆元統之乃極奇之論
眞與佛氏之三十三天與人並爲輪迴等蓋聖心廣微含運
太元則天地乃爲元
中細物亦與人同耳

八元在天前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
所爲也政重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人安得先天則易爲讐說乎豈知元爲
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於元猶波濤與漚同起於海人與天

董氏學卷六上

七萬水草堂叢書

實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別爲有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
雖變化於天道實不知幾經百千萬變化而來其神氣之本
由於元溯其未分則在天地之前矣人之所以最貴而先天
者在參天地爲十端在此也精奧之論蓋孔子口說至董生
發之深博與華嚴性海同幸出自董生若出自後儒則以爲
勦佛氏之說矣嘗竊憤儒生只能割地佛言魂耶言天皆孔
子所固有不必因其同而自絕也理本大同
哲人同其否則人有宮室飲
食而吾亦將絕食露處矣

陰陽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陰陽
義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
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
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

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

其義

一之與十就始終言之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兩易云太極生兩儀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兩故以陰陽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就一身言之面背爲陰陽就一木言之枝幹爲陰陽就光言之明暗爲陰陽就色言之黑白爲陰陽就音言之清濁爲陰陽就氣言之冷熱爲陰陽就質言之流凝爲陰陽就形言之方圓爲陰陽推此仁義公私經權常變以觀天下之物無一不具陰陽者不獨男女牝牡雌雄正負奇耦也孔子窮極物理以爲創教之本故繫易立卦不始太

董氏學卷六上

八萬木草堂叢書

極而始乾坤陰陽之義也元與太極太一不可得而見也其可見可論者必爲二矣故言陰陽而不言太極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生陰動靜互根專主天地車輪終而復始之義不知生物之始一形一滋陰陽並時而著所謂天道之常一陰一陽凡物必有合也有合爲橫互根爲縱周子尚未知之也波斯古教之聖祚樂阿土對亦以物物有陰陽其與孔子闇合者乎然聖人窮理之精立教之本可以見矣

氣化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著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

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盧注此易字下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連也天地陰陽

天地之間若虛而實氣之漸人若魚之漸水氣之於水如水之於泥故無往而不實也人比蟻螟碩大極矣不能見纖小之物若昏至精之物推見則氣點之聯接極粗人怒則血赤衝面聲能辟易人氣點感動流通相殺乃自然之勢董子此說窮極天人之本今之化學家豈能外之哉

本天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有也天者萬物

董氏學卷六上

九萬木草堂叢書

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按父之子當爲天之子誤文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順命

穀梁曰夫物非陰不生非陽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謂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卑者取卑稱與董子義同當是孔子口說特創此義人人爲天所生人人皆爲天之子但聖人姑別其名稱獨以王者爲天之子而庶人爲母之子其實人人皆爲天之子也孔子慮人以天爲父則不事其父故曰天者萬物之祖也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則以天爲祖矣所以存父子之倫也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爲人者天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厯年眾
多永永無疆觀德

蓋天者萬物之大父已由是生父由是生祖亦由是生故又
曰先祖之所出人之曾祖父也大傳王者禘祖所自出即天
也荀子曰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蓋性命知覺
之生本於天也人類形體之模本於祖父也若但生於天則
不定其必爲人類形體也若但生於祖父則無以有此性命
知覺也故仁人享帝而郊之報性命知覺之本也孝子享親
而禘之報氣類形體之本也享帝則凡在生物皆吾同胞聖
人所以愛物而治及山川草木昆蟲也享親則凡在宗族皆
吾同氣聖人所以親親而推及九族也百姓萬國也若但父
天則眾生誠爲平等必將以父母儕於萬物則義既不平無
厚薄遠近之序事必不行若但父父則身家誠宜自私必將
以民物置之度外仁既不廣將啟爭殺之禍道更不善墨道
施由親始已有差等故以天爲祖立差等而行之實聖人智
通神明仁至義盡也

天地人

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立元

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爲人者天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天道

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
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
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
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

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而有博惟人道可以參天

王道通

諸教皆有立教之根本老子本道天地爲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老子立教之本故列楊傳清虛之學則專以自私申韓傳刑名之學則專以殘賊其根本然也孔子本天以天爲仁人受命於天取仁於天凡天施天時天數天道天志皆歸之於天故尸子謂孔子貴仁孔子立教宗旨在此雖孟荀未能發之賴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也

陰陽四時

喜怒哀樂附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大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

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陰陽義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
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
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并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
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伏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
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
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
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
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
錯行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道無二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
有育非凜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

董氏學卷六上

二 萬木草堂叢書

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
功畢計是閒者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凜其日孰多距物之初
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而調
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凜下霜出凜下霜
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
而悉畢故按其迹數其實清凜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
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
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竄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
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
其位而不知所受之煖燥孰多

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
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

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竦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漱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
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可以見刑德之用矣天辨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

董氏學卷六上

十三萬木草堂叢書

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力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代四時也而人之所

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
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
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
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
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
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如天之爲

清協四時周正無所鬱滯中庸所謂發而中節也志意隨天
地緩急倣陰陽中和位育之極義也

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
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
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居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
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

董氏學卷六上

十四萬木草堂叢書

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
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
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
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
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
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
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
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
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
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
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
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

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
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澗其樂以養死澗
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
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
於春春之爲言猶僂僂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僂僂者喜樂之
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
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
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天固如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
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
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
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成也怒則爲
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煖清寒暑

董氏學卷六上

五萬木草堂叢書

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
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
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
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
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
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
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大矣

王道通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
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
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
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
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

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擻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口口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

董氏學卷六上

十六 萬木草堂叢書

故曰聖人配天

威德所生

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清寒暑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四時之副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人陰秋

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并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陰陽出入

此周子陰陽互根之說也

五行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五行對

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

董氏學卷六上

七 萬木草堂叢書

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同上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問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五行相生

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地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美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敝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爾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

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
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
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
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
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
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
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
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
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
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
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五行之義

天

董氏學卷六上

六萬本草堂叢書

天之道終而復始

陰陽終始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
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
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

離合根

此動靜互根陰陽不並出之義車輪循環死此生彼盈此虧
彼物莫外也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遠
蹕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

天容

法天

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
則天地不能至王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

奉本

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內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容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

諸候

事天

董氏學卷六上

九萬木草堂叢書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

孝道也

深察名號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柰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

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以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一何其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

語郊

言天爲百神大君尊天極至但亦不廢百神之祀耳

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

董氏學卷六上

子萬木草堂叢書

於天天何必善之

語郊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

更紀郊義

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

郊祭

畏天

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欲無窮震夷伯之廟

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本

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齧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平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

董氏學卷六上

三萬木草堂叢書

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順命

知天

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爲人主者子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

參也天地陰陽

明陰陽出入實虛辨五行本末順逆小大廣狹志仁道義子奪生殺當四時置吏以能若五行任德遠刑若陰陽孔子窮

天人之本爲王政之施此其根核矣

天帝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
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德觀

人爲天類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咎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咎也怒秋之咎也樂夏之咎也哀冬之咎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爲人者天
類化於天人性生於天故人道卽法天道天人分合本原貫通孝子不匱永錫以類明天人相通之故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也

董氏學卷六上

三 萬木草堂叢書

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眾名尊貴是以聖人爲貴也德觀

所謂太祖先人卽天地也人則法其德貌故人爲貴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痲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痲疾莫能偶天

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二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
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
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
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
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直立端
尙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
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益員象天容也
髮象星辰也耳目尻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
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
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
以下者豐薄卑辱土壤之比也足步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
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

董氏學卷六上

三 萬木草堂叢書

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
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
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
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
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
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
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
弁合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
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著其不可數者此
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人副
天數

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
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

官制
象天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天地陰陽

人上與天參下與物絕氣動大化知深知神知自貴於物而後安處善樂循理此聖人之微愷也

人繼天

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立哉循道之

董氏學卷六上

言萬木草堂叢書

鴻濛開闢之始鳥獸榛狍山河莽莽聖人作而後田野道路舟車都邑宮室服物采章禮樂出作成器以爲天下利垂教義以爲萬世法所謂繼天也繼者天所斷而續之天所缺而補之裁成輔相之極則也

人類

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必仁且智

類爲孔子一大義聖人之殺禽獸者爲其不同類也蟣虱生於人而人不愛之子則愛焉同類不同類之別也故聖人之仁以愛人類爲主孝子不匱水錫爾類錫及人類也蓋聖人之仁雖極廣博而亦有界限也界限者義也不得已而立者也

言中人類

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

重政

人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逾遠由此觀之夫物逾淖而逾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木也而人主以眾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災害起是故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災害起是故

董氏學卷六上

三五 萬木草堂叢書

物養人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

象服制

命

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

重政

三命之說與孝經緯論衡同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賜不受命中庸曰故大德必受命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引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六經中言命者不可更僕蓋命爲孔子一大義使人安分循理遷善去惡墨子有非命篇攻之則當時儒者日持以立說矣

命不能救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隨本消息

天命

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

大受命於君順命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

董氏學卷六上

三六 萬木草堂叢書

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父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魯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同上

禮喪服傳君者天也父者天也夫者天也又曰婦人無二天論語畏天命於天以道受命於人以言受命臣子大受命與穀梁同此孔門大義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爲人者天

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有而博惟人道可以參天

王道通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而不生於大辱

竹林

性

今世間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深察名號

莊子孝經緯皆以性爲生之質於文亦然當是性之本義

董氏學卷六上

毛萬木草堂叢書

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惟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於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椎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遠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末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暝爲號以賣者言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

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柰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

董氏學卷六上

天萬木草堂叢書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按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矣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聖賢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

深察名號

性善性惡無善無惡有善有惡之說皆粗若言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與白虎通同可謂精微之論也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性善者皆述之然易意陰陽之道天也繼以善教也成其性人也止之內謂之天性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所謂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也

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藹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深察名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知其自

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藹蔕與禾以蔕爲布

以藹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藹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雞藹待纜以消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

董氏學卷六上

三 萬木草堂叢書

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雞也藹之性未能作絲也蕪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性質

荀子性者本始質樸也卽天質之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卽王教之化也故劉向謂仲舒作書美荀卿也然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乃孟子之說則辨名雖殊而要歸則一也

性善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

孟子

董子發此是性善之說孔門固有之蓋既以爲人副天數自貴於物則不能不以性爲善矣但所異者此善卽孟子所謂善端荀子所謂質樸其加之綱紀禮文所謂聖人之善乃所謂教以繼之成之也然則諸儒之辨正可得其會通而無容增其辨難矣

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

盟會
要

因性

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

保位
權

中庸謂率性之謂道聖人之爲道亦但因民性之所利而利導之因孔竅尤精聖人所以不廢聲色可謂以人治人也

明人性之施

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

董氏學卷六上

三 萬木草堂叢書

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無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略

正
貫

引天性之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率性爲之道不可離旣不可離故唱而民和動而民隨吾向謂凡道民者因人情所必趨物性所不能遁者其道必行所謂言雖約說必布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精義妙道真能發明孔子立教之本也

性情

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之變謂之外故
雖以情然不為性說天道施

董氏學卷六上

董氏學卷六上

弟子梁應騶陳國鏞初校
弟子王覺任康同勤覆校

三 萬木草堂叢書

